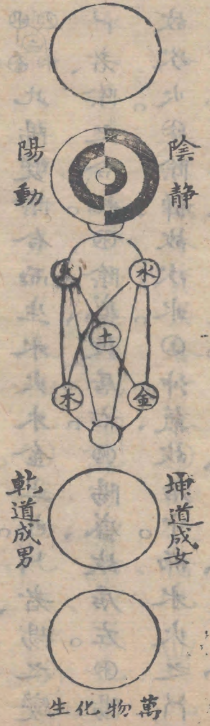
中华古籍保护

太極圖解

濂溪周子　朱子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
國家圖書館藏書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

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

言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
各一〇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
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
立焉。實則一〇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
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
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
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
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
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

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眹。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

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

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

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

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

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

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熹既爲此說、嘗録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録中論横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

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西銘　　　　　　　　　橫渠張子　朱子註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

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

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

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

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
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
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
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

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
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
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
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
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一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

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
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

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黙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録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

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論定性書　答橫渠先生

明道程子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

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内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内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

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

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右

朱子定性書說

顏子所好何學論

伊川程子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

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

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朱子答胡廣仲書曰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静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静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静真妄言則熹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静之理具焉若專以静字形容則反偏

知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

記論性答藁後曰、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爲天性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真妄動靜、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不名爲善○不與動對、不名爲靜○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

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凡有對者皆不可以言性。而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疇對既不出此、它所自言、亦多躓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廣仲以靜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與。如此、則文義備矣、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

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

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

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

一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

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
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
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屬、萬
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
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
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
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
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
決、其効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强。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愼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
爲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
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機通微而
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睎、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遠近、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

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
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
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
耶、焉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
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
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

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卽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擧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

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

彝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卽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

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
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閒、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
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緻於物欲、鮮克知
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 ○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

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

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値、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様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
親者難處、疎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

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上文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

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内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

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

行、而反滋其意、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愼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静
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静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
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
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静、静則
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
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静之意矣。
右周子太極圖并説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
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
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
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
也、蓋先生之學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
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静理性命

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與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捐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輙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

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謂鄭夫人誌、乃為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既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蹤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千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

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為熹言、嘗至其處、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於合州相語

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邪、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
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
傾之語、蒲碭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
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
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
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耳、嘗欲別
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
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
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

此、鋟板學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按通書四十章、皆錯綜以闡太極之蘊。然其義各有
攸當。而前後諸章、蓋互相發。首兩章言誠、誠即太極
也。所謂無極之真也。無極之真、有善無惡。首章言其
在天者。故一通一復。而爲四時之紀。萬物之命。次章
言其在人者。故一動一靜。而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也。三章、四章、兼誠幾言之。三章、言凡人之幾、有善有
惡。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者也。四章、言聖人之幾

有善無惡。所謂無欲主靜。而天下之故、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者也。五章、又以凡人言之。以明五性感動之旨也。六章、又以聖人言之。以明定之以中正仁義之意也。此後凡九章、皆言爲學變化氣質、以至乎聖賢之道。第七章、言人生有氣質之性。故師教不可不立也。八章、則言必聞過知恥、以爲受教之地。九章、則言必窮理知幾、以爲入聖之門。十章、則遂言學聖之準。必如伊尹顏淵而後可也。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所謂志伊尹之所志也。十四章、十五章、所謂學顏氏之所學也。第十六章、申太極前半篇之意。動靜者、陰陽也。化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陰陽五根也。神也。神之所以不二者。以其理之一也。混之斯爲一。闢之斯爲萬。神理之妙乎萬物而不可窮也。第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言樂、樂者樂也、性情之極也。其本亦在於淡而已。此中庸尚絅。圖說主靜之指。故第二十章、遂言無欲靜虛。以中太極後半篇之義。第二十一

章、又言公明、以申明通公溥之說也。第二十二章、總理性命言之、實太極一圖之體要。與指微言。至此盡矣。以後諸章、雜申前文之意而已。第二十三章、申志學也。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申師也。二十六章、申幸也。二十七章、申思也。二十八章、二十九章、申務實也。三十章、三十一章、三十二章、皆言易以申首章性命之源之意。性命之源、誠而已矣。乾損益動章、言存誠以慎其動也。家人睽復无妄章、言慎動以歸於誠也。此

蓋易忠信立誠之道。敬義夾持之要。而首數章言誠幾道德慎動者、皆舉之矣。三十三章、又申顏子也。三十四章、又申文辭也。三十五章所謂蘊之為德行也。三十六章、所謂行之為事業也。三十七章、又見公能生明。以申上章之意。及二十一章之說也。三十八章、三十九章、言孔子者、人極之人也。四十章、言蒙艮者、自童蒙至聖賢、皆以主靜為學之本也。通書四十章、豈獨發明圖說之蘊。蓋學語庸孟、孔顏曾思孟氏

之不傳絕學存焉。光地記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按周子於圖說自注云、無欲故靜、於通書又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或疑靜虛之靜、非主靜之靜、非也、蓋無欲故靜、靜虛故動直、靜虛乃動直之本。故曰主靜也。聖人曰中正仁義。學者則曰明通公溥。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以靜而義正者為主。此易所謂利貞者性情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神明其德者也。義

智所以為靜者。董子謂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蓋當陰道上行之時。則萬物已斂藏成就。是置之空虛、無所用之也。人心及乎義智之分。而萬事收斂。則亦截然而止。澄然無事矣。明、義也。通、智也。公、仁也。溥、禮也。然則明通公溥。重在明通。動直本於靜虛。此通書所以發圖說之意也。此說又云無欲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欲。則誠立。誠立則明通。

明通則公溥、舉而措之耳。寡欲以至於無欲而誠立。是賢者之事。誠立而明通。是作聖之功。誠即一也。無欲則誠立。即通書所謂一者無欲也。誠立則明通。即通書所謂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也。言明通而不言公溥。又主靜之義也。通書及此說、皆以申圖說無欲主靜之旨。惟以其言前後反覆而自相證、則得之矣。光地記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

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

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

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黄公庭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愨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倣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

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中华古籍保护